途说

孩子寄宿 好成长

□ 苏海河

日本中部三重县面向太平洋一侧有个名叫答志岛的小岛，2300多位居民祖辈打鱼为生。岛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孩子方式——寄宿制，引起记者兴趣。

答志岛虽然不大，但公立中小学等教育体制一应俱全。这里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保持了传统的“寝屋子制度”。日语中，寝是睡觉，屋是房间，子是孩子。岛上男孩长到14岁、15岁后就不在自己家里睡觉，而是到固定的另外一户家里住。这种“寄住”一直要持续到孩子25岁、26岁。孩子们白天生活、学习都在自己家里完成，晚饭后到“寝屋子”家里睡觉，而且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三四个孩子共同睡一张榻榻米。孩子们管寄宿家里的大人也叫爸爸妈妈。这种换养孩子的方式就叫“寝屋子制度”。

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其实，孩子去寄宿制家里不只是睡觉，聊天中寄宿父母会讲解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传授打鱼、经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知识。同时，他们对年轻人遇到的学习、生活及各种社会问题，也会提出建议。同宿年轻人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因为14岁、15岁的孩子正进入青春逆反期，对自己的父母未必言听计从，同样的人生道理从寄宿父母的口中说出来可能也就接受了。同样，年轻人对自己父母不便说、不愿说的一些话，在寄宿父母家里就能痛痛快快地道出来了。据说在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日本各地曾普遍存在这种孩子换养方式，如今却成了答志岛的特有习俗。

鸟羽市企划经营室副室长山下宪一先生是答志岛人。他说，岛上男人都有两对父母，一对是亲生父母，一对是寄宿父母。他自己有9个兄弟，除1个弟弟是自己同胞外，其他都是不同家庭的寄宿兄弟。他说，9兄弟是自己社会生活的基础，遇到任何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助，对养父母也会尽忠尽孝。据说，目前仍有近100名年轻人在执行这种寄宿制度。

当然，不是任何成年人都能做别人家孩子的养父母。只有那些被公认为人缘好、有一技之长、德高望重的人才会得到别人委托。一个晚上，记者走进渔民滨口峰明先生家。滨口先生自己家只有两个女儿，结果寄宿进来三个男孩，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谈起教育孩子的经验，滨口先生说，10年来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该表扬时嘴上不吝啬，该批评时也绝不宽容。比如家里不许抽烟等等规矩，孩子们必须遵守，只有这样他们到社会上才能懂得守规矩。即将结束寄宿生活的山下裕说，10年来在寄宿父母家度过了快乐时光，一起相伴成长的兄弟姐妹将是自己终身的依靠。

去了埃及，当然要看金字塔。金字塔固然是埃及的辉煌所在，但绝非唯一的灿烂

去埃及，不仅仅看金字塔

□ 成　立

这是在埃及开罗大埃及博物馆内拍摄的木棺。正在兴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位于首都开罗西南约5公里处、吉萨省著名的金字塔景区附近，预计2018年开馆。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三月的埃及，气候宜人。尼罗河水清澈而平缓，阳光明亮且柔和。凭借一艘怀旧的游轮置身于这条静静的河流中，我眯起眼睛看着河上悄然漂过的船只。忆起年少时极度崇拜的英国推理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她的无数经典作品给我带来的影响、收获，想着未来几天里将脚踏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感受7000年来历史兴衰的神秘气息，我不由幸福地叹气。

得知我去了埃及，不止一位朋友追问：去看了金字塔没？

去了埃及，当然要看金字塔。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是这个神秘国度古文明的代表作。埃及现存金字塔107座，主要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吉萨高原。这一地区有三座较大的金字塔，分别是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其中又以胡夫金字塔最为著名，它是吉萨金字塔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建筑成就最高的一座。金字塔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当年法老及家人死后的陵墓，其意义自然是希望并坚信居于其中的法老能死而复生。4000多年来，人们对金字塔之谜的探究从未停止。然而时至今日，它们究竟是由谁建造，又是如何完成这一人类建筑史上不可思议的伟大奇迹的？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却无从知晓。

虽然无法确证雄伟的金字塔是如何造就的，但金字塔的存在却可以很好地解释古埃及人的生死观。古埃及人认为现世是暂时的，来世才可永恒，而死亡就是开往永生的大门，但前提是要妥善保管好法老们的尸体，这就是古埃及木乃伊大行其道的原因。导游安罗说，胡夫金字塔用230万块巨石建成，每块石头平均重量是2.5吨，最重的一块达50吨。置身于阳光下这一座座一眼望不到边的尖塔，我看见远近的游人散布其中，如蝼蚁般渺小。亲手抚摸那些默默见证了埃及4600年历史兴衰，原本应布满尘土、却被亿万观光客摩挲得干干净净的巨大石块，你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敬畏与战栗。

和举世无双、具有强烈视觉震撼力的金字塔相比，与之毗邻的狮身人面像在视觉感观上却有些乏善可陈。这座身型庞大却面目十分模糊的石像远远地趴在那里，是数千年的雨雪寒霜风化腐蚀掉它原本深刻精致的容颜，此刻已显得呆笨蠢萌而又老态龙钟。

去了埃及，当然不只是看金字塔。金字塔固然是埃及的辉煌所在，但绝非唯一的灿烂。阿斯旺市是我们埃及游的第一站。1960年开始由前苏联援建的阿斯旺大坝耗时十年、耗资十个亿，最终将尼罗河拦腰截断。这座巨大的综合水利工程也诞生了世界第二大的人工湖赛纳尔湖。对于现代埃及人而言，阿斯旺大坝的重要性堪比古代的金字塔，所以，它也是各国游客的必经之地。

阿布辛贝神庙坐落于尼罗河畔，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遗产，堪称整个埃及除金字塔之外最神奇的所在。这座建于3200年前法老时代的岩窟遗址是第十九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杰作。这座神庙最神奇的地方是每年2月21日和10月21日，太阳光线能穿越长达几十米的长廊，单单撒落在拉美西斯雕像上，而其他地方仍沉浸于一片黑暗中。据说这两个日子分别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和奠基日。这样精妙的设计发生于三千多年前，不能不说是天文学、星相学与地理学的一大奇观。我们此刻所见到的已是当年修建阿斯旺大坝时整体向高处迁移65米的神庙新址了。有点可惜的是，随着神庙的整体迁移，阳光每年两次照射在拉美西斯雕像上的时间分别推迟了整整一天时间。

相对于穿越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古老建筑、恢宏神圣却斑驳沧桑的神庙陵墓，埃及红海画风突变，以其奢美华丽而又清新浪漫给予我们最舒适的享受。红海是我所见过的大海中最清澈洁净的水域。透过至少三四米深的海水，我能清晰地看见海底大大小小的石头和根根漂浮的水草。可惜因泳区关闭太早，没能等太阳下山后下海去畅游一番。

如果说，遍布埃及阿斯旺、卢克索等地的众多神庙以及神庙石墙上密密麻麻的浮雕壁画揭示了法老时代古埃及人的宗教、生活与战争场景，那么，埃及博物馆展出的数万件法老时代真品（实际馆藏二十多万件）则让我们对古埃及人伟大的智慧叹为观止。这些穿越了几千年历史长河，有很多如今仍金光灿灿尽显奢靡华丽的帝王家族的物品，每一件都能给我们讲述出一个精彩的故事。两三个小时的游览时间显然是不够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当属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馆六万多件展品中，唯有被众星捧月般置于大玻璃框内的这尊面具是严禁拍照的。

埃及首都开罗某些街道看起来脏乱一些，但现代化大都市的各种时尚元素依然裹挟着空气中的尘土扑面而来。地铁站的匆匆人群中不乏头裹素色围巾却身着时装、化着精致妆容的妙龄女子，路过身边时，一阵香风飘来。而之前在阿斯旺和红海，除了偶尔看到有带着孩子跟在丈夫身边的女人，还有成群结队、一脸稚气的女学生，街头鲜有独行的成年女子。

出发前在网上查攻略时有的说埃及人特别喜欢清凉油，可作为小费支付。这次来埃及却发现清凉油是基本上不能作为小费替代品的。比如上厕所，通常会向每位中国游客索要两元的人民币。如果给埃镑，也要两元（人民币与埃镑比值是一比二）。你给他的钱多于两元面值，他也会如数找还给你。在埃及，清凉油最大的功能是用来打发对你纠缠不休的小贩，还有哄司机开心，等等。有趣的是，就连机场的安检工作人员也会笑眯眯地对你说：“清凉油！清凉油！”一小盒8毛钱的清凉油递到他手里，立刻笑靥如花。所以，来埃及旅游，带些清凉油能换来笑容和好心情，何乐而不为？

强壮的诗人

□ 郭　凯

你眼中的诗人与文人是什么样的？弱不禁风，伤春悲秋，借酒浇愁，或是白衣飘飘，细腻哀婉？这世上总有人会令你出乎意料。拥有异于常人般强壮的身体，还有一个丰富而敏感的灵魂。他们，也是一种诗人。

穆罕穆德·阿里，对，就是那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颤颤巍巍点燃火炬的那个人，20世纪最伟大的拳击运动员，被称作“拳王”。他身高191厘米，臂展203厘米，称霸世界重量级拳台多年，职业生涯61场，其中56胜。除了拳击，他还是一个喜欢文学与音乐的人，有人戏称他为“美国说唱教父”。

从年少参加比赛开始，他就习惯在赛前给对手写一首打油诗，预测貌似强大的对手被自己痛扁的情景，因此也得到了一个“路易斯维尔的大嘴巴”的绰号。比如像这样：“里斯顿消失在天际，观众发了疯，雷达扫描定位，他掉进了大西洋。”如果看英语原文，你会觉得韵脚押的很准，语言诙谐幽默，透出满满的乐观和自信。后来不幸患上帕金森，顽强与病魔斗争时，他也能写下这样的诗句来鼓舞自己，鼓舞世人，“我的左手因为帕金森而颤抖，右手则是因为恐惧。但是尽管如此，在两者之间，我拿起火炬”。世人提起阿里，似乎记住的都是他钢铁般的体魄，光辉的战绩，却很少注意到，他也是拳击界的缪斯。

如果说阿里可以作为代表美国和西方社会人体力量的符号，那么在东方，古典式摔跤选手亚历山大·卡列林，则是另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来自西伯利亚，和阿里一样身高的巨汉，在职业生涯的13年里，只输过两场比赛，其余战绩是全胜，10年里所有比赛甚至没丢一分。卡列林年轻时，也是个弱不禁风的瘦高男孩，但是通过异于常人的坚强毅力，终于练就一身强健的肌肉。除了训练、比赛，他还非常钟爱文学，熟读屠格涅夫、德莱塞、斯特林堡的作品，能背诵叶赛宁的诗，最喜欢的作家是写下《大师与玛格丽特》《不祥的蛋》这样风格魔幻的布尔加科夫。后来，他还喜欢上了歌剧和芭蕾，也开始尝试自己写诗。

作为一个摔跤手，他这么看待诗歌与摔跤的关系：“摔跤就像诗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怎么理解诗，诗带给你何种感动完全是个人的。只有摔跤选手才懂诗。我有诗人一样疯狂的幻想，我想在摔跤场上做那些没有人做过的动作，创造那些没有人创造出的奇迹。我要把对手举起来摔倒，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我像诗人一样字斟句酌锤炼自己的文字一样锤炼自己的身体，我要把比赛变成自己的诗。”

对人来说，体质有强弱，力量有极限，但是若能成为阿里或卡列林这样，真正心有猛虎又能细嗅蔷薇的人，想必能更好地体会世间的丰富与美好吧。

观望

在撒马尔罕感受时光交汇

□ 李遥远

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是历史上中亚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坐落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乌兹别克斯坦有这样一种说法：没到过撒马尔罕等于没到过乌兹别克斯坦。由此足见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心中的地位。

往昔，这片土地上萦绕着声声驼铃，承载着古商队往来东西方的贸易足迹。横贯东西的地理位置令此地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过烈火焚城，后又在帖木儿帝国时期得以涅槃重生并成为彼时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的名都。

如今，帖木儿帝国的鼎盛和辉煌早已消没于岁月的涤荡，撒马尔罕遗留至今的绝美古迹却仍诉说着前世的荣耀和璀璨。列吉斯坦广场、古尔·埃米尔陵墓、兀鲁伯天文台遗址、沙赫静达古墓群……仿佛像一颗颗强力的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踏上这趟感受古老中亚文明的旅途。

撒马尔罕最标志性的建筑莫过列吉斯坦广场。在这座被称为“撒马尔罕之心”的广场上，坐落着三座宏伟的神学院（兀鲁伯神学院、季里雅-卡利神学院以及希尔-多尔神学院）：巨型的拱门、高耸的宣礼塔、深蓝的大穹顶、繁复细密的墙体花纹、极富想象力的造型与色彩……伫立广场中央，便会不由地被这满眼的伊斯兰文明深深震撼。

离开列吉斯坦广场，或移步至古尔·埃米尔陵墓，瞻仰骁勇善战、建立强大帝国的乌兹别克传奇民族英雄帖木儿；或前往兀鲁伯天文台找寻当时世界上最著名天文台的风采，探索兀鲁伯究竟如何测算出与现代科学计算结果相差无几的一年时间长度的奥秘。

金色阳光映射下，年近2800岁的古城更显历史厚重感。凭借久窖弥醇的文化底蕴以及精美绝伦的林立古迹，古城整体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或许，抛去对目的地的执念，纯粹游走于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才能更深度感知它的肌理和脉络：泡泡茶馆，感知茶和馕的独特魅力，逛逛“巴扎”（市场），体味原生态的风土民情……

待夕阳洒尽余晖，循着黄晕的灯光和悠悠的饭香，便可找到晚餐的好地方。点上一盘喷香的抓饭，要上几串“扎实”的烤肉，好不美哉！享受美味乌餐的同时，或许你会被舞池中忘情舞蹈的乌兹别克朋友感染，不由地加入他们的行列！

高棉的微笑

□ 陈丹苗

有关“高棉的微笑”一直诱惑着我。无论之前做过多少次想象和设想，无可否认的是，第一眼看见那一张城墙上的“脸”的时候，我彻底被震慑了。打后的几天都会从这里经过，每一次都会不自觉地往那张微笑的脸多看几眼，但是那种惊艳和尖叫也只有第一眼了。

翻开有关柬埔寨的书籍，书里满满的宗教故事和人物，还有透过文本散发出来的斑驳岁月痕迹。这叫人生出了些许惶恐不安。这份惶恐，源于吴哥窟历史的渊源久远，源于它的古老而又神奇。吴哥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而闻名天下。对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它是一座令人目不暇接的无边界佛塔，但是对于柬埔寨人而言，那是自己信仰和传承所在。它承载着一个王国上千年的生息和国人的精神寄托。

坐着嘟嘟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我们开始了朝拜吴哥窟的行程。从市区酒店出发，很快就来到了吴哥城（又叫大吴哥），开车的师傅示意我们下车，他在城门那一头等候。开始有点疑惑，等到下车朝前一看，我才发现经典的“高棉的微笑”正在看着众生，丽日下的笑容柔和而又慈悲。那一刻，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的人，不管是何种肤色语言国籍，无不面朝那一尊高高在上的脸庞行注目礼。它位于门洞之上，从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样淡定从容的微笑。通体黝黑石块垒起的城门显得有点单薄，更谈不上庄严雄伟，但却因为有了那一张神秘的笑脸而透出尘世的诡秘。

那是一张略显女性线条的脸庞，他（她）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国王阇耶跋摩七世的尊容；有人说是大乘佛教的观音；有人说是印度教创造之神“梵天”。或许，正如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样，每个朝拜它的人都因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有着不一样的诠释。于是几百年以来，人们对那脸和微笑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它们在守护都城，在守望世界，在笑看世间。细细想想，无论将这一张神秘的笑脸解读成什么人和做什么，其最根本的核心莫过于赋予它最美好和最善意的想象。

要弄明白吴哥深远的意义，必须将时光穿越到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国王耶输跋摩一世，一个很陌生又难念的名字，最早选择了吴哥作为王都。国王于9世纪末也就是公元889年继位，第二年即放弃了旧都诃里诃罗洛耶，决定迁都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把眼光投向了吴哥地区，他喜欢这里的地域开阔和一座天然的巴肯山，他将巴肯山作为国家寺庙的所在。

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吴哥达到全盛期，阇耶跋摩七世成为了高棉的霸主，他大兴佛教，将吴哥引领向一个全新的时期。当时的吴哥城是真腊王国吴哥王朝的国都，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宏伟的一座都城。据说，国都城内宝塔、皇宫等建筑鳞次栉比，雕饰华丽，鼎盛期间拥有上百万人口，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生机盎然，远远超过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城。而世事难料，到了15世纪上半叶，暹罗（今泰国）入侵柬埔寨，最后终因难抵外敌，时任国王蓬黑阿·亚特于1426年被迫放弃首都吴哥。从此，辉煌一时的王城便被裹在森林中，沉睡了六个世纪之长。

后人在皇宫废墟下挖掘到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高棉国宛如天堂国度”的铭文。也许，这就是被誉为吴哥的拯救者阇耶跋摩七世当年对国土的美好期许吧。同时，它也给世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猜想，就像“高棉的微笑”一样意味深长。

图为吴哥城门外的“高棉的微笑”。　陈丹苗摄